

早春晨雪

天水市甘谷县第三中学高一(2)班 李立和 指导教师 李虎鹏

脚下的安远镇正渐渐苏醒,青瓦屋檐挂的冰凌折射着微蓝的天光。卖早餐的摊主早已扫开路边的积雪,氤氲的炊烟裹着油饼的焦香,在雪雾中袅袅升腾。

散渡河的冰面尚未完全解冻,雪落在冰裂纹上像给素绢绣上了银丝暗纹。河畔的田地里,农人踩着咯吱作响的新雪查看土情,弯腰捧起一怀雪时,黝黑的掌纹里盛着的仿佛不是冰雪,而是即将破土的春芽。

这场雪下得也颇有分寸,不过晌午便收敛了锋芒。阳光穿透云层时,屋脊的积雪便开始化作涓涓细流,顺着瓦当滴成晶莹的帘幕,积雪消融处,泥土正在泛起湿润的深褐。孩童在巷口堆起憨态可掬的雪人,那胡萝卜鼻

子还沾着菜市场的泥土香。

傍晚,我踩着湿润的石板往宿舍走去,香台山的积雪已退去大半,露出底下隐隐的苍青。山寺晚钟混着融雪的泠泠声,在渐暖的春风里悠悠荡开。不知从哪里传来铲雪声,铁锹与地面相碰的脆响,分明是春天叩门的节奏。

这场雪像一位从容的丹青圣手,以霜毫蘸取月色,在梯田的褶皱间勾勒银边,用雪水调和朱砂,点染出山寺墙头的几萼早梅。他知道自己的停留不过是季节更迭的一个逗号,却依然执着将冬的留白与春的萌动揉合成画卷。当最后一抹残雪消融在校园里柳树新抽的嫩芽间时,散渡河的歌谣里便多了几分欢快的调子。

吴胖胖

平凉市静宁县第三中学七年级 吴沛萱

一看“吴胖胖”这标题,聪明的你是不是马上联想到我弟弟,哈哈!错了。说的是我养的这只仓鼠,虽然体形肥胖,却只有乒乓球一般大,我真担心有时把它当球一样一脚踢出去。吴胖胖身体既白又软,看它那一双小眼睛,肯定没少干坏事,再看它短短的小尾巴,怎能不是一只人见人爱的小动物呢?

吴胖胖是我们一家去崆峒山游玩时,爸爸在套圈游戏中获胜为我套来的。记得当时在摊位前,我一眼就相中了它,其他小动物在笼子里被风吹日晒,加上营养不良,原本活泼调皮的它们变得焉头耷脑,一副被迫营业的样子。只有它在笼子中上蹿下跳。爸爸费了好大气力才将它套住,我对它爱不释手,见它萌萌的样子,便起名“吴胖胖”。

一回到家,我迫不及待地嚷着妈妈在网上买了木屑、仓鼠专用粮,还有更宽敞、功能更多的“豪华别墅”。别看吴胖胖样子长得可爱,但也很淘气,常常搞得我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那天放学回家,我满心欢喜地到阳台上看吴胖胖。可笼子里根本不见它的踪影,我以为它在跟我玩捉迷藏,谁知翻遍了笼子中的木屑还是没有。我急得在原地打转,随后拿了手电筒在床底、沙发下、暖气片周围一通乱找,仍没有结果。当然这事还不敢跟妈妈说,妈妈本身极力反对我养仓鼠,如果说了,她当然更反对了。

正当我站在卧室里不知所措时,我听见轻微的“啾、啾”声。这不就是吴胖胖平时吃东西的声音吗,我顺着声音来到衣柜旁,拉开半掩着的柜门,“天哪!”吴胖胖正在拆妈妈的衣服,可能是突然打开柜门惊吓得它,小爪子还揪着一缕毛线,还用一双滴溜溜的小眼睛看着我,一脸无辜——

看着被吴胖胖咬坏的衣服,接下来,我不知道如何给我妈交代……

小猫“布丁”

平凉市静宁县阿阳实验学校七年级 魏晨伊

眼前这只小猫,除两只尖尖的大耳朵和蓬松的长尾巴是浅灰色外,浑身上下全是乳白色。两只圆眼睛如深海般澄澈得蓝,粉红色的鼻子总是湿漉漉的,一张小嘴时不时“喵喵”地叫着,像在索要零食。

它是我的好朋友“布丁”,是一只九个月大的小猫。布丁性情温顺,颇通人性,有时也很淘气。它喜欢睡觉和玩耍,还挺贪吃,一有时间就黏着我。

“布丁”刚来我家时还很小,由于妈妈不让它晚上进卧室,我们会把所有卧室的门关起来。因此它很难过,不停地抓着我的卧室门,虽然我知道猫咪不怕黑,但是能感觉到没有人陪伴的小猫很孤独、很害怕,它想让我抱抱它,可妈妈还是不让它放猫进卧室来,抓了一会没了动静,可能是它觉得无望才睡去了。

在它两个多月大时,我经常给它的小碗里放小鱼干、鸡肉肠一类的小零食,我发现它会把吃不完的零食藏起来,沙发缝中、电视柜底、地毯下面全是。有一次,我把它藏在沙发缝里的小鱼干找了出来,它可能发现了,于是跑到我跟前,“喵——”好像在说:“我的小鱼干呢?”我当然说“不知道”。谁知它又“喵”了一声,好像在说:“快还给我!”它这个样子太可爱了!我只好把小鱼干还给它。

最让我感动的,是“布丁”对我的牵挂。上周学校有活动,下午放学我回到家比较晚,只见白色绒球般的布丁在家门口不停地来回踱着步子,边走边叫,很是着急,当然这是我后来在监控上看到的一幕。我一进门,它一蹦三尺高,直接扑进我怀里,高兴得撒起娇来。

布丁,我心爱的朋友,希望它一直陪着我,为我的生活增添更多的乐趣。

课间“整活儿”

平凉市机电工程学校旅游(231)班 杨尚妍 指导教师 杨叶

“叮铃铃……”下课铃声刚结束,教室电子白板上弹出班主任发的信息:今天课间操取消。“好——”教室里瞬间欢腾起来。

“咚咚咚……”一听拍桌子的声音,记忆一下子被拉到了刚过完的新年。尽管已经开学,但年味还没散尽,班里最着迷喊仪程(仪程:一种诗,属于非遗)的马司,又要开始整活儿了。只见他和搭档对视,嘴角微微一笑,不用多说,敲锣打鼓喊仪程喽!

大家迅速分头准备,鼓用现成的桌子,鼓槌用废旧作业本卷成圆柱状用胶带缠起来就行,怎么能少了锣,铁簸箕或塑料桶盖就能敲出锣的声音。一切就绪,梁文和冯佳鹏手执“鼓槌”,同时看向马司,“咚咚咚……”教室里的气氛被点燃,同学们也来了精神,纷纷拿出上课舍不得举的手跟着拍起来。这时,我们班门口乌泱泱挤满了人,一个个侧着身子挤

着朝我们教室看。

此刻,梁文和冯佳鹏的架势就像是在指挥千军万马,从他们的神情可以看出笑意中带着严肃。“吉吉国王”韩喆高举着扫帚把和簸箕——“唯唯唯……”一通敲。锣鼓声中,马司抬头用眼神一示意,敲锣打鼓掌声瞬间停下,马司向前一步,手做挥舞扇子状,口里高喊着:“三十三天天外天,当阳桥上会八仙。今日见了年兄面,好似拨云见晴天。”“咚咚咚、唯唯唯……”

马司刚喊完,只见李源浩眼神飘过司马,好像在说:“看我怎么碾压你!”随后张口就来:“稀奇稀奇真稀奇,手里握着一杆笔,它的作用实在大,学生娃娃不离它。”“哈哈……”大家一阵哄堂大笑。

马司正要抬手,只见门口挤进外班一位同学,大声喊:“我来!”我们还没回过神,只听他吼出一嗓子:“抬起头来用目观,一本书来摆眼前。它的

作用真个大,来年一定考清华。”“好!”“你看他喊完,脸像不像过年挂的红灯笼。”一听这话,大家再看向这位同学,这位同学脸更红了,大家笑得前俯后仰。不得不说,传统文化的魅力还是大,这下子整个教室充满了过年的味道。

“王主任来了——”不知道谁在楼道喊了一声,我们班门口的同学“嗖嗖嗖”几下子不见了踪影,我们也赶紧归位,边收拾“战场”边偷笑,楼道里、教室里恢复了往常的平静……

据查资料,仪程学名叫“春官诗”,平凉春官诗还是省级“非遗”呢!课间在教室“整活儿”有点“疯”,但对春官诗,我们要在传承中创新,在创新中发展,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。过年在老家听爷爷说:“喊仪程敲锣打鼓声音越大,老天爷就能听到我们的祈福。”那就祝福我们大家新的学期健康快乐,学习进步吧!

云端的思念

庆阳市环县第五中学八年级(7)班 李玟萱 指导老师 杨苏洲

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,林霞儿独自站在老屋的小院里,望着远处天边的云,它们像是被无形的画笔随意涂抹在灰暗的天空,形状模糊而又缥缈。那些云,如同她此刻纷杂的思绪,在风中凌乱地飘荡着,而林霞儿的心,也随着这云,飘向了有祖母的往昔……

老屋的院子里,有一把老旧的藤椅,那是祖母最爱的角落。曾经,无数个这样的日子里,祖母总是坐在藤椅上,手里拿着针线,为林霞儿缝补着衣服,她的眼神专注而温柔,每一针每一线都像是在编织着对她的爱。记得有一次,祖母停了手里的针线活,望向天边的云。林霞儿打着哈欠依偎在她宽阔的肩头,仰望着天空,看着那些云变幻出各种奇妙的形状。“祖母,你看那朵云,像不像一只大绵羊?”林霞儿兴奋地指着天空喊道。祖母抬起头,眯着眼睛,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,“可不是嘛,我的乖孙儿眼睛真尖。”接着又目不转睛地看着云层林霞儿问道:“霞儿,你是念过书的,可知道你名字里面的‘霞’的意思?”“它是日出日落时分天空中出现的彩色光象或彩色的云。”林霞儿盯着祖母的侧脸,一脸骄傲地说完后,上下眼皮止不住地打架,昏昏欲睡,片刻后祖母好似才回过神

来,转眼看着自家孙儿娇俏细腻的脸庞,缓缓开口:“名字呀是我取的,因为……”然而,睡梦中的林霞儿嘴角流着口水,早已听不见祖母轻柔的声音。

那时的天空总是格外湛蓝,云朵也格外洁白。它们像是一群无忧无虑的精灵,在天空中自在地嬉戏。祖母会给林霞儿讲些关于云的故事,说云是天上的神仙派来守护人间的使者,每一朵云都有自己的使命。林霞儿听得入迷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天空,仿佛能看到云里藏着的神仙。

如今,天空不再晴朗,灰暗的云层沉甸甸地压下来,仿佛要将整个世界吞噬。院子里的藤椅依旧在,只是上面再也没有了祖母的身影。风刮过,藤椅发出“嘎吱嘎吱”的声响,像是在孤独地呜咽,诉说着无尽的思念。

林霞儿始终还记得祖母病重的那个冬天,窗外的天空也是这般灰暗。她守在她的床边,看着她日渐消瘦的面容,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无助。祖母的手紧紧地握着她的手,她的手那么冰凉,却依然努力传递着温暖。她望着窗外的天空,轻声说:“孩子,祖母要去天上找那些云啦,以后想祖母了,就抬头看看云……”林霞儿只顾拼命摇头,泪水止不住地流,可祖母还是缓缓



闭上了眼睛,那一刻,她的世界仿佛也阴云密布,一片黑暗。

林霞儿眼前的云愈发厚重,像是一块巨大的铅板,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远处的山峦在云雾中若隐若现,仿佛也在为祖母的离去而哀伤。院子里的树木还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,在冷风中瑟瑟发抖,就像她此刻孤独的心。她缓缓走到藤椅前,轻轻抚摸着那冰冷的扶手,仿佛还能感受到祖母的温度。她抬起头,再次望向天边的云,恍惚间,林霞儿似乎看到了祖母的身影,她正微笑着向她招手,在那片云间,依旧是那么慈祥。

“祖母,我好想你……”林霞儿的声音在风中颤抖,泪水模糊了双眼。风依旧呼呼地刮着,云依旧缓缓地飘着,可她的祖母,却永远地留在了那片云端,只留下她,在这孤寂的尘世。林霞儿望着云间渐渐浮现的晚霞,在藤椅上缓缓闭上了眼,一滴满载回忆的液体顺着她的脸颊掉落,恍恍惚惚中,祖母的声音回荡在她的耳畔,多了些无力感和溢出的笑意:“霞儿,你一直都是我心里那朵彩色的云……”